

## 357 上吊本尊神

一

逃回家也沒用。不但被阿爸毒打一頓，而且上總屋也會馬上來接人。

「你的工資已經預領了三年，怎麼可以偷跑回來。你也應該為大家想想！」

阿爸如此怒斥，阿母則在一旁哭泣。可是，上總屋掌櫃一來，他們都同時彎腰打躬，並按著捨松的頭讓他連連鞠躬，一再地懇求對方原諒。

掌櫃雖然沒有一臉可怕的表情，也沒有一副就算在脖子套上繩子也要把捨松帶回去的模樣，他只是以哽在喉嚨的聲音，再三地說，要是捨松不回去，就必須歸還已經預領的工資。

這時，阿爸和阿母把頭貼在磨破的榻榻米上一再地道歉。看到這個光景，只有十二歲的捨松，也覺得好像理解了這世間的道理。

這事比什麼都傷他的心——他已經無家可歸了。不，打從一出娘胎，或許他就沒有家了。窮人都是這樣的。

「工作可能會很辛苦，但你就當是救阿母一命，好好工作。要是你撐不下去了，大家只有去上吊啊！」

阿母邊哭邊這麼說。她一句也不肯說，太可憐了，回來吧。

掌櫃帶著捨松回通町舖子，一路沉默不語。這是今早的事，橫渡大川時，迎面吹來的冬風冷得好像會割下耳朵似的。昨天傍晚，捨松奉命到馬町辦事，兩國橋看似在向他唱歌招手，家就在眼前，阿母就在那裡，過橋來啊，過橋來啊——於是捨松拔腿飛奔，橋上一條條木板在他小小的腳底下搖蕩，彷彿要將他載回家，載回那個他出生、成長的大雜院的小小屋裡，而今早在陽光下看來，竟慘白得好像死馬的肚皮。

「今天不准吃飯。」

回到上總屋後門時，掌櫃好不容易開口，卻只說了這句。此時，捨松的眼淚雖已乾涸，但肚子卻咕嚕咕嚕叫。

捨松在五個兄弟裡排行老大。儘管阿爸不是臨時工木匠，是白天受人僱用的師傅，但賺的錢大半花在買酒上。阿母整日過著沒有笑容的生活，每天就這樣一點一滴地消磨掉。

在這樣的日子裡，捨松至今不曾出去做事，這也很不可思議。許久以前，原本有人來提過幾次工作，但捨松家在大雜院裡特別窮，加上原本就不是個性開朗的阿母的表情，以及酒後會鬧事的阿爸的惡評，種種原因加在一起，使得「那家的孩子會偷東西」、「那家的孩子不會做事」的風言風語不脛而走，所以那些工作都沒下落，事情似乎是這樣的。

因此，日本橋通町和服批發商上總屋表示有意僱用捨松當學徒時，阿爸和阿母死命抓住這個機會。

「你要是去當學徒，就可以不用餓肚子，我們一家人也可以得救。」

阿母如此說服捨松，並握住捨松的手流著淚說，不管再怎麼辛苦都要認真做事。她沒說，要是無論如何也受不了了，可以回家。

可是，年幼的捨松認為阿母雖然沒有說出來，但心裡一定是這麼想的，也因此，才答應去當學徒。因為他以為，要是太辛苦了可以回家去。

然而，他錯了。原來已經無家可歸了。就算回家，阿母也只是哭泣而已。

掌櫃將他帶回去的那天，捨松餓著肚子幫忙捲布匹時，腦海裡好幾次浮現阿母那張哭泣的臉。捨松哭著說很寂寞很辛苦很想回家時，阿母沒看著捨松，只是掩面哭泣，那模樣總會在捨松的腦海裡浮現。

「你又在發呆，看，布匹都捲歪了。」

長捨松一歲的學徒不斷戳他的頭，捨松才回過神來，但是阿母的哭泣聲卻沒有從耳邊消失。怎麼也不會消失。

## 二

大老闆叫你過去——這是捨松被帶回來數日之後的事。

「今晚睡覺前，你必須去大老闆的房裡一趟。我會帶你去，你要準備好，眼睛睜大點不要睡著了。」

大老闆！不是老闆？

不止捨松，捨松身邊的其他學徒似乎也感到很奇怪。大家都看著捨松，一副看似嘲笑又像納悶的表情。

「是，知道了。」

捨松雙手貼在榻榻米上行禮，躲開那些視線。然而，他心裡七上八下的，難道會被解雇？

那晚，掌櫃依約前來接捨松，他讓捨松站著，檢查他的衣服和頭髮，然後一手舉著油燈，領先大踏步往走廊走去。上總屋這房子大約有五十年了，這期間因反覆增建，走廊像迷宮似的。跟在掌櫃身後踏上磨得光亮的走廊，這是捨松當學徒以來第一次踏進的地方。不，不止捨松，除了下女之外，大部分的傭工，肯定從未到過這麼裡邊的地方。

在通往裡屋的走廊左轉後，掌櫃走向遊廊。捨松一接觸到外面的空氣幾乎要打噴嚏，他慌忙用手摀嘴巴。即將滿月的月亮蒼白地照著上空，花草叢裡閃著冰冷的亮光。原來是霜。

打開遊廊盡頭的紙門，出現三蓆榻榻米房。掌櫃叫捨松跪坐下來，自己也併著膝蓋端正跪坐後，朝榻榻米房對面的紙門大喊：「大老闆，捨松來了。」

大約間隔了一個呼吸的時間，有個年老男人的聲音響應：「進來。」

掌櫃過去打開紙門。在座燈的亮光下，頭朝著壁龕、看似很溫暖的被窩裡坐著個還沒睡的矮小老人。他就是大老闆。

掌櫃抓住捨松的手催促著，捨松膝行到房間的門檻前，掌櫃在此按住他的頭貼在榻榻米上。一個紙門之隔，房裡的氣溫明顯不同。

「把頭抬起來。到這邊來。」

大老闆直接對捨松說話，然後跟掌櫃說：「辛苦你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捨松可以自己回去吧？」

掌櫃有點遲疑，大老闆再度點頭催促，他行了禮，退出房間。掌櫃離去時，還不忘用力瞪著捨松，意思是叮囑他可別出差錯。

「到這兒來。把紙門關上。因為會冷。」

大老闆如此吩咐，捨松趕忙站起來，緊緊關上紙門，然後又跪坐下來，在緊閉的紙門前縮成一團。結果，大老闆笑笑地說：

「你在那邊的話，我沒辦法說話。我老了，不但耳背也沒法大聲說話。再靠過來一點——這樣吧，你到火盆旁邊。我大概會說很久，你邊取暖邊聽我說。今晚大概會愈來愈冷。」

捨松依照吩咐，如戲劇中的活動人偶，僵硬地移靠過去。火盆裡埋了很多炭。捨松又發現，房間另一個角落也擱著同樣的火盆。難怪這麼溫暖。這對捨松來說，有如夢境一般。

「怕你暈，我就開始說吧。」

大老闆又微笑了。不知是年齡的關係還是本來就這樣，大老闆的身高跟捨松差不多。一雙耳垂緊貼著臉龐，白色髮髻也只有捨松的中指那般大，頭髮十分稀疏，更顯得頭小。

大老闆到底幾歲了？捨松聽說現在的老闆繼承上總屋已經有二十年以上，假若大老闆六十歲退隱，算算應該也超過八十歲了。

「我叫你到這兒來，不為別的，因為有個東西要讓你看。」

大老闆說完，打算從被窩裡出來，可是，他的動作很不俐索。最後，不知是不是自己也覺得不耐煩，竟噗哧笑了出來，他說：「捨松，你把擱在壁龕上那個細長的盒子拿過來。」

捨松朝掛著一幅水墨畫掛軸的壁龕看去，插著黃菊的花盆一旁，果然擱了一個陳舊細長的盒子。捨松站起身，雙手輕輕抱起盒子，捧到大老闆身邊。

挨近時，大老闆身上傳來類似枯草的味道。

「你看看這個。」

大老闆解開細長盒子上的繩子，自裡面取出看似卷軸的東西。展開一看，是一幅掛軸。

跟掛在壁龕的那一副掛軸一樣是水墨畫。到上總屋做事以來，捨松第一次知道原來世上有人家裡用這種東西裝飾，對捨松來說，那幅壁龕的掛軸和眼前的這一幅都很稀奇。

可是，在這樣的捨松眼裡，那掛軸上的畫十分怪異。

畫裡是個男人，梳著商人髮髻，身穿條紋衣，年齡與掌櫃差不多，頭髮也有點花白。

那男人用粗繩吊著脖子。畫裡的確如此。雙腳離地約一尺，一隻草鞋倒扣在地上。

然而，畫裡的男人卻是笑著的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的表情很愉快。

捨松瞪大眼睛望著掛軸，大老闆跟掛軸裡的上吊男人一樣表情愉快，他笑著說：「嚇了一跳吧？很奇怪的畫吧？」

「——是。」

「這個啊，是上總屋的傳家寶。」

「傳家寶？」

「是的。對上總屋來說，這是比財神和伊勢神宮的神，比一切都重要的神。我稱這個為上吊本尊神。」

### 三

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——大老闆開始講述。

「以前，我也跟你一樣是個學徒。比你更小的時候，虛歲九歲那年，最初到淺草一家舊衣舖井原屋當學徒。」

大老闆也是傭工——光是這件事就令捨松大吃一驚。

「你很驚訝？我以為家裡的人都知道。我以一個學徒的出身，創立了上總屋，所以你目前的老闆是第二代。我有時也會認為他沒吃過苦，很傷腦筋！」

對捨松來說，老闆是高高在上的，大老闆竟然這樣說他。捨松覺得奇怪又有趣。

大老闆繼續說道：「我在井原屋過的生活，比你現在的學徒日子更嚴苛。因為那個時代，整體來說，要比現在窮多了。」

不知道這有什麼好笑，大老闆的喉嚨發出咯咯的笑聲。

「而且，我跟你一樣是窮人家的孩子。待在家裡沒法過日子，所以父母送我去當學徒。」

大老闆對我的事很清楚——捨松覺得很奇怪。我不過是個傭工，而且是最底層的學徒。

大概捨松心裡想的都寫在臉上了，大老闆說：「舖子裡傭工的事，我都很清楚。因為還不放心全交給兒子們管，所以今晚才叫你來。老實說，捨松，我也有過一次自井原屋逃回家。」

可是，逃回家也沒用，馬上又被帶回舖子，家人也沒有熱情歡迎——幾天前捨松深深體會到的事，竟從大老闆口中說了出來。

「然後啊，捨松，回到井原屋之後，當我嚇得要死時，那兒的掌櫃叫我過去，告訴我這件事。」

「這個——上吊本尊神的事嗎？」

「是的。你看，這本尊神的穿著很像傭工吧？」

的確很像。

「告訴我這事的掌櫃叫八兵衛。他在井原屋待了三十年，仍舊是個沒有成家的住宿掌櫃。那個人啊，捨松，對著還是學徒的我坦誠以告，他以前剛來做事時，因受不了寂寞和辛苦也曾逃回家，然後又被帶回舖子。很奇怪吧？每個人都做了同樣的事。」

「可是，當時還是學徒的八兵衛掌櫃，不像你和我死心塌地地決定待下來。聽說他一被帶回舖子就想尋死，因此深夜偷偷爬出被窩，跑到土倉房裡。他認為那兒最適合上吊，只要掛在壁鉤上就可以很快死去。」

捨松想起土倉房的牆壁，雪白的灰泥牆上有幾根牢固的粗壁鉤。剛來這裡做事，便有人告訴他，那是粉刷土倉房牆壁和補修屋頂時用來搭腳的，另外發生火災時，救火員可以利用壁鉤爬上屋頂。

那樣的壁鉤，的確可以掛上繩子上吊。而且土倉房比較不顯眼，事後也容易處理，不會給人添麻煩。

「學徒八兵衛想到土倉房上吊。因為是舊衣舖，他準備去上吊時隨手拿了腰帶或其他什麼東西，可是裡面已經有人早他一步。與今晚一樣，在即將滿月的月光下，

他看到有人掛在土倉房的壁鉤上。」

捨松說不出話來，只是望著大老闆，然後又望著眼前畫著上吊男人的奇怪的畫。畫裡的男人似乎對著捨松笑。

「那個上吊的男人，對著在下面仰望、嚇了一跳的學徒八兵衛說：『嘿，晚安。可惜這兒已經客滿了。』」

世上真有這種事？不，絕對沒有。上吊的人怎麼可能和人搭話——

大老闆似乎愈說愈愉快。

「是嗎？跟你一樣，我也認為那是騙人的。可是八兵衛掌櫃一本正經地說確實看到了，而且，聽說他心裡還覺得：『啊，是嗎？真是失禮。』牆上還有其他壁鉤，應該不是像那個男人所說的『已經客滿了』，可是，他就是不想跟對方並排一起上吊。聽說他急忙鑽進自己的被窩，蒙著棉被睡了。」

但是，他終究還是很在意。也許是看到鬼魂之類的了——第二天早上，八兵衛這麼想。由於他白天又去了土倉房，但是牆上什麼也沒有，因此他更是這麼認為。

「於是，第二天晚上，他又去了土倉房。結果那個男人又在裡面，一樣掛在壁鉤上，好像很高興的樣子。他雙腳晃來晃去地說：『嘿，又遇見你了，晚安。可是這兒已經客滿了。』」

「學徒八兵衛這回覺得很恐怖，頭也不回地跑開。可是，那個上吊男人像在追趕他似的，在他身後說：『如果肚子餓了，跟阿道拜託看看。』阿道是當時的井原屋下女，聽說是個十分冷漠的可怕女人。跟阿道拜託看看——怎麼說這種奇怪的話，真是個奇怪的鬼。是的，學徒八兵衛認為那是鬼。」

然而，那個「鬼」沒有說謊。

「第二天，學徒八兵衛出於好奇，與其說他是肚子餓，倒不如說是禁不住好奇，他偷偷向阿道說他餓得難受。結果，阿道雖然仍是一副冷漠的表情，但是那天晚上，她偷偷留下飯，讓八兵衛多吃了飯糰，而且還向八兵衛說，以後會盡量照顧他。聽說，她現在還是經常偷偷給那些小學徒飯吃。」

捨松聽得入迷地望著大老闆。

「於是，八兵衛掌櫃認為，土倉房的那個上吊男人，也許是井原屋某個過世傭工的鬼魂。所以那天晚上，他又鼓起勇氣到土倉房。那個上吊男人仍在裡面，又向八兵衛說：『晚安。這兒已經客滿了。』」

學徒八兵衛仰望著那個背靠著雪白土倉房牆壁、雙腳晃來晃去的上吊男人，強忍著害怕地問：

（你是鬼嗎？）

上吊男人靜靜地笑著，從袖子伸出手用力地揮擺。

（不是。）

（那，是什麼？）

（我是神。）

學徒八兵衛很驚訝。世上哪有掛在土倉房牆壁上的神？

（神怎麼會在這種地方？）

（我喜歡這裡。再說，也沒有其他地方可去。）

（你是什麼神？）

（什麼神嗎？傭工神。）

大老闆微笑地探看捨松的臉。

「你知道呆若木雞這句話嗎？意思是說突然不知道要緊張。學徒八兵衛當時正是那樣。」

「之後，據說學徒八兵衛幾乎每晚都到土倉房。男人也每晚都掛在牆上，每次都面帶笑容，而且也每次都說『晚安。這兒已經客滿了』。八兵衛掌櫃逐漸不害怕了。因為他跟那個男人談過話之後，知道那個男人和下女阿道一樣，會教他許多事；下女們的事、廚房的事、掌櫃當天的心情、某個客人送來豆沙包，運氣好的話也許可以吃到——大致是這種事。那個男人總是知道很多事。」

捨松戰戰兢兢地問，一開始還發不出聲音。「結果學徒八兵衛就不想死了嗎？」

大老闆用力地點頭，「他不想死了，不僅這樣，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覺得工作很辛苦。接著，他開始相信那個男人的話，認為土倉房的上吊男人真的是神，是傭工神。」

如此這般，除夕夜到了，接著是元旦。夜裡，學徒八兵衛又偷偷到土倉房。

男人依舊在裡面。

「他向那個上吊神說，今天是元旦，要不要供奉什麼東西。『如果給我一杯酒，我會很感激。』於是八兵衛潛入廚房，設法拿到酒，再送到男人那兒。男人非常高興地道道謝。過了一會兒，興致高昂地唱起歌來。」

「唱歌？」

「他用腳踢著土倉房牆壁打拍子。」

據說，成為掌櫃的八兵衛，對著當時還是學徒的大老闆，唱起上吊神唱的歌。

「聽說是很久以前的謠曲。」

人口販子船 於海面划行  
反正遲早被賣  
至少靜靜划 船夫先生啊

大老闆學那個腔調慢慢地唱給捨松聽。

「掌櫃八兵衛說，他一直忘不了這首歌。那是聽起來非常悲傷的歌。」

之後，學徒八兵衛依舊時常到土倉房，而且，在上吊神的鼓勵下，逐漸學會了份內的工作，漸漸習慣了舖子的生活，也習慣了嚴苛的學徒生活。

「大約過了半年。學徒八兵衛底下進來更小的學徒。八兵衛搖身一變為必須照顧那不到十歲的孩子，立場跟以前不同了。在這種忙碌的日子裡，到土倉房的次數逐漸變成每隔一天、每隔兩天。有一天，他發現已經有十天沒到土倉房了，半夜偷偷鑽出被窩，去了土倉房——」

捨松往前挪了一步問道：「然後呢？」

大老闆徐徐地說：「上吊男人已經不在那裡，聽說不見了。」

學徒八兵衛寂寞地哭了——大老闆繼續說道。

「不過啊，聽說他告訴自己，我背後有上吊神，有傭工神，所以不是孤單一個人，只要認真做事，上吊神一定會守護自己。」

多虧忍耐，學徒八兵衛在三十歲前成為夥計，之後也一直認真工作，最後終於成為掌櫃。

「這幅畫——」大老闆摸著掛軸，「正是八兵衛成爲掌櫃時所畫的那個上吊神。他不是很會畫畫，但努力畫好了之後，他自己也認爲畫得很好。而且八兵衛掌櫃一直很珍惜這幅畫。然後，跟你一樣。我因耐不住寂寞和辛苦，逃回家又被帶回來之後，他讓我看這幅畫，並告訴我這件事。」

雖然大老闆終究沒有親眼看到那個上吊神，但是，這件事，以及告訴他這件事的掌櫃八兵衛，一直是他在井原屋待下來的精神支柱。

「八兵衛掌櫃說，任何舖子的土倉房裡的壁鉤上都掛著一位傭工神。只要繼續忍耐，一定會有好事降臨。明明是神，卻那樣吊著脖子，是想親身體會傭工的辛苦，而之所以出現在土倉房，是因爲他是爲最底層的人而存在的神，所以沒有其他地方可去。」

雖然大老闆在井原屋爬到了夥計的位子，但因爲對做生意已經學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便以一點一滴存下的錢爲本錢，決心獨立，開始挑擔子叫賣舊衣，而那挑擔子的生意正是奠定今日上總屋的基礎。

「我離開井原屋獨立時，八兵衛仍是住宿掌櫃。他那時腰腿已經不怎麼能使力量了。之後，他說是爲了慶祝，也當作是遺物，送了我這幅畫。」

大老闆彷彿已經說完了，閉上嘴巴微微笑著。捨松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。

「你回房去吧。我要說的就這些而已。」

聽大老闆這麼說，捨松才站起來。

回到傭工房時，八個人擠一間的朝北榻榻米房裡已經找不到地方睡。反正平常也一定會有人搶走捨松的衣著，捨松乾脆不睡了，縮在屋裡一角，抱著膝蓋攔著下巴。

原來，是一頓教訓——

上吊神？傭工神？

不可能有那種神。

#### 四

之後，捨松雖然繼續待在上總屋，卻不大相信大老闆說的事。他認爲那是老人家的胡言亂語，只是想說說自己昔日的辛勞罷了，說他也曾是學徒。

然而，儘管是這麼想，捨松心裡也覺得那故事安慰了自己。他覺得很討厭，好像掉進了大老闆的手掌心。

再說，傭工的辛苦一點也沒變。

此時正值七五三節〔註〕，爲了慶祝小姐的七歲節日，上總屋的裡屋不但有皮外褂師傅前來祝賀，也有人送來一桶桶的喜酒。連續幾天都很熱鬧。僅是用眼角的餘光瞧著這些光景，便覺得寂寞和悲慘。

註：每年十一月十五日，三歲男女孩、五歲男孩、七歲女孩到神社參拜的節日，相傳至今。

大概是因爲這個緣故，月底時，捨松突然想到土倉房看看。不是去求救，而是去確認，去拆穿那個騙人的鬼話。

不可能有上吊神。怎麼可能有？等確認之後，捨松打算再度逃離舖子。這回不打算回家了。到其他地方生活，只是養活自己的話，應該沒問題。就算當乞丐，也總比現在過得好、吃得飽。

那晚飄著小雪。捨松躡手躡腳穿過走廊，從懷裡取出木屐下到後院，朝土倉房走去。

土倉房的牆非常白，靜靜地佇立在眼前。捨松的腳趾冰冷，雙手也凍僵了，一頭的雪花。

土倉房四周的牆上繞了一圈鉤形壁鉤。不知是不是雪光的關係，捨松覺得灰白的泥牆上，壁鉤的黑影像是浮在半空中。

裡面不見上吊神，當然也就不會有那張笑臉。

捨松嘆了一口氣，轉過身去。好，準備逃走吧。這種舖子再也待不下去了。我又不是小孩，怎麼可能會相信這種胡言亂語。

這時背後傳來東西掉落的聲音，捨松回過頭去。

就在他回過頭去的那個瞬間，嚇得他寒毛直豎。

土倉房最前面的那個壁鉤，阿母，捨松的阿母掛在那兒上吊了。

她的臉上沒有笑容，扭曲的臉，顯得十分痛苦，她手指彎曲，雙眼通紅地凸了出來，眼皮半闔，翻著白眼。

剛剛那個聲響是阿母的草鞋掉落在地上的聲音。一層薄薄的雪花下是一隻鞋底磨破的草鞋，鞋尖朝著捨松。

捨松聲音嘶啞，跑向土倉房，跑向阿母的身邊，可是，就在那一瞬間他的頭狠狠地撞上了堅硬冰冷的牆。

捨松抬頭一看，壁鉤上沒有任何東西。

（是夢——）

捨松全身無力。耳邊又響起阿母的哭聲——你要認真做事，就當救阿母一命。就當救阿母一命。

（要是你撐不下去了，大家只有去上吊啊！）

不能逃走，我已經不能再從這舖子逃走了。

彷彿有一股力量貫徹脊椎讓他挺起腰桿，捨松第一次這麼覺得。

之後，捨松成了上總屋最年輕的夥計。那是他十八歲的事，同時改名松吉。

那年春天，大老闆以百歲的高齡壽終正寢。

松吉不動聲色地對舖子的所有傭工進行探問，調查有無其他人自大老闆口中聽過「上吊本尊神」的事，可是沒有問出什麼結果。連大老闆手上有稀奇的掛軸一事都沒有人聽說，那就更別說畫著上吊男人的掛軸是上總屋傳家寶這事了。

那時大老闆讓他看的掛軸到底在哪裡？

大老闆過世後的某天夜裡，許久不曾到土倉房的松吉去了土倉房。

不用說，壁鉤上根本沒掛著任何東西。

松吉內心深處緩緩地湧出宛如甜酒釀那般甜蜜的笑聲。

看來那時的自己果然上了大老闆的當。

可是，雙親和兄弟卻也因此免於走上絕路。

「人口販子船，於海面划行——」

松吉小聲地哼著歌，臉上微微一笑。

----- (完)